

剛好在一百年前，魯迅發表了〈明天〉。收錄在《吶喊》裡的〈明天〉註明是1920年6月，但其實早一年已在文學雜誌上發表。如果你沒讀過〈明天〉或已記憶模糊，只看看下面這三句，便可稍微回味一下：

「到了明天，太陽一出，熱也會退，氣喘也會平的：這實在是病人常有的事。」

這是開頭的場景。兩年前失去丈夫的女主角單四嫂所等候的盼望，差不多是唯一的盼望，等明天天亮看醫生(中醫)。

「單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別人這樣容易，覺得非常之慢，寶兒的一呼吸，幾乎長過一年。」

女主角的痛苦，是所有作母親的痛苦；三歲的兒子病得嚴重，身體發燒呼吸困難。故事的第一句就是這位貧苦寡婦在自言自語：「沒有聲音，--小東西怎了？」。下面這一句，我們就乾脆跳到結尾。整個故事的結束是：

「這時的魯鎮，便完全落在寂靜裡。只有那暗夜為想變成明天，却仍在這寂靜裡奔波；另有幾條狗，也躲在暗地裡嗚嗚的叫。」

〈明天〉講說一個小鎮的一個基層寡婦，她唯一的寶寶發燒，等候第二天清早去看醫生，但是等到了，也吃過藥了，孩子最終還是死了。接著四周圍的人們習慣性的搞喪事，弄棺材，談價錢，作飯食。到最後又回到寂靜的夜晚。一個二十四小時的故事這樣開始，也這樣結束。不過「**只有那暗夜為想變成明天，却仍在這寂靜裡奔波**」給人反復回味的力量。〈明天〉的表面是等候醫病的盼望，實際的內裡是從單四嫂的身邊和她的遭遇去感受無助婦女的孤單和痛苦。

防疫的早期，口罩和洗手液是實際的需要，但這是表面的。居家時間多了，煲韓劇或看其他影視，都可學到東西和舒暢身心，也正常。看書靈修運動祈禱之類，在此暫不提說。最終，更實際的問題是怎樣在限制的空間、全球的疫情下，又能擺脫深處的孤單或不安感，才是關鍵。常說，戰勝孤單的妙方是去關心別人的需要，我們完全同意。明天開始的受難週，大家多發幾個短信或圖片，安慰朋友或小組組員，更是理所當然。

可是，想遠一些，如同一百年前〈明天〉的問題不單是醫學的；今天的盼望也不應該單單是等疫情消失。疫情消失之後，怎樣面對經濟下滑和可能出現的新問題，那一個堅強平靜的心態，還是要尋找的吧？！這一刻我自問：「**一百年前的〈明天〉與現今的明天是否不同？**」萬一，你身邊也有人發燒，呼息困難？你如何面對明天？